

路

远

小

说

精

选

集

路远
……
著

色的诱惑·草原



远
方
出
版
社

路远小说精选集

色的诱惑·草原

路远 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色的诱惑:草原 / 路远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55-1031-4

I. ①色… II. ①路…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4651 号

色的诱惑·草原
SE DE YOUHUO CAOYUAN

作 者	路 远
总 策 划	苏那嘎
绘 画	王忠仁
责任编辑	董美鲜 张利君
责任校对	奥丽雅
封面设计	高月雅
版式设计	王改英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0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圣堂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字 数	285 千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1031-4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白罂粟	... 1
黑森林	... 20
红马鞍	... 41
蓝月亮	... 61
灰眼珠	... 79
银鹫谷	... 120
赤马鬃	... 158
金马鞭	... 176
青马河	... 219
白骆驼	... 294
后 记	... 309

白罌粟

原载《人民文学》

上 篇

那天，当我按照一位作家的叮嘱详细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身高又长了大约两厘米。

我记住了那个野罌粟花飘香的下午。那时候我只有五岁孩子那么高，可我已经十八岁。我走进了罌粟谷时突然想撒尿。我把黄色的尿液喷在白罌粟花上时感觉十分舒畅。一只黑狗斜着眼睛瞟着我。一支马队横冲直闯踏坏了那片野罌粟。我被淹没在罌粟花里，我十分害怕，大声呼叫觉洛的名字。后来我就看见觉洛躺在一片草地上，他的马在一旁悠闲游荡。觉洛的头被打坏了，他的毛瑟枪丢在一旁，一只金黄色的小甲虫还在枪管上爬着。我想把觉洛扶起来，可是他简直像一座山。一条粉红色小溪在觉洛苍白的脸上流淌。罌粟花香十分刺鼻，让人想打喷嚏。斜眼儿黑狗站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盯着我。马蹄声断断续续，让人很不愉快。这时候我听到阿芭哈在圆毡房那边呼唤我，她的声音让我十分感动，想扑到她怀里好好哭一会儿。

故事的开始也许不是这样的，但我记住了那个罌粟花飘香的下午，还有那条总是不怀好意瞟着我的如黑狐狸般狡黠的狗。我敢发誓它是一条生过崽儿

的母狗，因为不久后我就看见它撅起尾巴向公狗调情。罂粟花儿的味道十分刺鼻，许多年后我才弄清原来那味儿里掺进了人血和脑浆的味道，甜丝丝的，像河滩上腥味儿十足的黑色泥浆。

觉洛死得很奇怪，不知是被谁用枪打死的。本来觉洛是不应该被人打死的，他本人就是个神枪手，应该是他打死别人。实际上他曾经杀过许多人，有一次他用了七发子弹打烂了一个外地商人的脸。他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头发总是打着卷儿，十分漂亮。阿芭哈拒绝了他完全是因为他太自信、太粗鲁、太没有耐心。他不会温存，只会干一件事情——怎样扒掉阿芭哈的袍子。在这方面麦尔根就比他聪明多了。尽管我不喜欢麦尔根，但我还是得承认，他是一条好汉。

麦尔根当然也会爱上阿芭哈的。实际上所有的男人几乎都会爱上她的，这毫不奇怪，阿芭哈太迷人了，棕色的头发和眼珠，肤色如罂粟花一样白净。她总爱到罂粟谷深处的小河里去洗澡。她洗澡时从不避我。我知道在她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入秋后，小河上漂满了白色的罂粟花瓣。阳光温柔如缎。白色的花瓣静静地缓缓地移动。阿芭哈全裸着身子走进河水里。花瓣从她白皙的双腿间漂了过去。她慢慢向着河底沉去。我看到她的一对乳房如丰满的白鲢鱼在水面上轻盈地跳跃了一下没入水中。白色的罂粟花瓣络绎不绝，滑润无声地漂来，轻轻碰撞着她光洁的胸脯。我像个懂事的孩子为她看守着衣服。她把整个身子完全泡入水中后便无比舒畅地闭住了眼睛，褐色的睫毛在阳光下闪烁着珠玑般的光芒。我忽然意识到她只有十七岁，比我小一岁。我又被与生俱来的悲哀折磨得痛不欲生。就在那时，我突然一下子长高了三毫米。

我不承认我是一个小侏儒。我一直相信我能够长高。可是我在阿芭哈面前永远是个五岁的孩子。我的思路有时也像个孩子，跳跃，不连贯；即使当我按一位作家的吩咐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依然如此。

麦尔根有一副极好的牙齿。他曾当众咬断过十六根皮条，那些皮条十分坚韧，即使用最锋利的刀子也不易割断。麦尔根把咬断的皮条给我们看，断碴儿齐刷刷的如刀切一般。麦尔根不爱多说话，爱把芨芨草咬成一截截的，长短一

样齐，先用舌尖吸进嘴里，然后“噗”的一声啐出去。那一截芨芨草便如出膛的子弹射向任何一个地方。麦尔根的枪法不及觉洛，但也十分精彩。关键是麦尔根有耐心，有毅力，这大概是阿芭哈喜欢他的缘故。

那天下午我第二个见到的人是桑塔老爹。桑塔老爹个头不高，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双腿。桑塔老爹把自己放进一个竹筐里，在筐底垫上软和的柴草和羊毛。他双手撑着两个木头块带着筐子走路。有时他这样走路丝毫不比双腿走得慢。桑塔老爹将永远生活在竹筐里。他的双腿是他年轻时被另一个男人用马刀剥去的，那时因为一个女人他被赤条条地逮住了，这个女人的丈夫就剥了他的腿。我唯一自豪的是我站在桑塔老爹身边比他要略高一点。但是桑塔老爹很凶，他眼里射出的寒光时时令我不寒而栗。我跑到桑塔老爹的小马架房子里的时候，看见他脸上笼罩着一层不祥的神色。

一只很大的红蜘蛛在马架子的墙壁上匆匆爬行着。桑塔老爹敏捷地伸出手去，将它捏死。红蜘蛛鼓胀的肚子里喷出一股翠绿的水。桑塔老爹用阴沉的目光盯着我。接着桑塔老爹说出了一串令我毛骨悚然的怪事。他说今天早晨一匹公马忽然发出一串儿毛驴一样的嘶叫。他还看见一条花蛇正在和一只刺猬交配。他还听到八百里外的马蹄声像是踩在血泊里一般响亮。最后，桑塔老爹像个真正的预言家一样举起了手臂。他要我立即去找觉洛或麦尔根，让他们带十几个小伙子携上枪去守罌粟谷，把一切灾难都挡在山谷外面。

罌粟谷是最好的牧场，二十几个牧人骁勇异常枪法极准。桑塔老爹还不知道觉洛已经被人干掉了。我跑到这儿来其实正是为了告诉他这件事，可不知为什么我又不想说了。我应了一声跑出小马架房，刚跑几步听到身后传来轰然倒塌声。回头一看小马架房正缓缓坍塌成为一片废墟，而桑塔老爹却像只土拨鼠一样顽强地从废墟中钻了出来，那个破竹筐依旧托着他的整个身子。那时桑塔老爹一点也不滑稽可笑，却像一尊屹立在废墟之上的石雕。这时候我才听见了枪声。密集的枪声如炒豆子一般爆响。黑母狗瑟瑟发抖，像狐狸一样隐藏到草丛里。将空气撕碎的怪叫声在天空飞翔着。桑塔老爹脸色铁青双目紧闭。通红明亮的子弹头在他身边划出许多血管似的网络。白色的罌粟花瓣像雪片一样纷

纷扬扬。

阿芭哈也会放枪而且勇敢，她手挥驳壳枪和小伙子们一起进行枪战。岩石被击碎，石屑纷飞如冰雹而落。阿芭哈躲在野罌粟地里神出鬼没，十七岁的身子十分灵活敏捷，扭动起来像条花蛇。麦尔根在她身前身后射击着。身穿米黄色衣服的骑手如蝗虫一样在草地上蹦跳着。我看见一个大胡子抽出马刀转眼间砍掉了一颗人头；我还看见那具尸体鲜血喷涌，状如莲花怒放于白色的罌粟花上。从此以后许多年，那片地方的罌粟花都是淡粉色的而且有股刺鼻的苦香。

关于白马队头领萨盖尔的故事并非是我杜撰，现在生活在我们这里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上一大段萨盖尔和白马队的故事。公正地说萨盖尔是一个很够味儿的男人，尽管他在战场上冷酷、嗜血、狂暴，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他的传奇色彩到了和平时期便消失殆尽。打仗时他是一个好杀手，和平时期他终于成为一个好丈夫，一位好父亲。

人们都说萨盖尔带着白马队驰骋纵横，聚敛了数不清的财富。这些财富从何而来，至今无人知晓内幕。

萨盖尔在这之前曾光顾过罌粟谷。那时正好是秋天。他光顾罌粟谷是为了搞点烟土，有时他喜欢吸几口这玩意儿提精神。桑塔老爹很会割烟。罌粟花凋谢后便凸现出一个圆圆的绿油油的烟疙瘩。老爹如跳兔一般行进在罌粟地里，用一片锋利的竹片将绿疙瘩割开许多小口子，顿时便有乳汁似的浆液流出，如血液般渐渐凝固。若干天后老爹再来一趟，将血痂似的土褐色的东西小心翼翼刮下来放在一个口袋里，然后再在上面划些小口。桑塔老爹把收集起来的干浆带回去放在一个锅里精心熬制，熬成一块块如胶皮状的东西才珍重地将它收藏起来。

萨盖尔来的那天在桑塔老爹的小马架房子外看见了阿芭哈。那时我正和黑母狗嬉戏。黑母狗多情的眼睛柔情似水，腰肢如狐狸一样柔软地扭动。它永远是一条会卖弄风情的母狗。

我看见骑在马背上的萨盖尔神情恍惚、目光迷离。阿芭哈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脸颊微红低垂着头正在扫羊盘。阿芭哈在干活时整个身段都在扭动，因此

楚楚动人。萨盖尔的一脸大胡子如荒草般微微拂动。后来桑塔老爹一跃从小马架房里跳了出来。他的头几乎撞在萨盖尔坐骑的前胸，惊得那匹有着洋马血统的大白马往后一退，几乎将萨盖尔掀下马背。桑塔老爹又往前跳了几下，目光阴沉，透出一股逼人的光束。萨盖尔弯下腰吃惊地观察着这个伏在地面上的老人，一句话没有说，抽了白马一鞭扬长而去。之后桑塔老爹开始做噩梦，总看见无数马蹄子践踏着一片血似的罌粟地。

阻击战持续到黄昏时分。萨盖尔的白马队骁勇异常，终于攻进了罌粟谷。一朵朵白色的野罌粟变成了血红色。麦尔根和阿芭哈且战且退。枪声稀落。白马队的骑手到处搜寻幸存的人。

野罌粟花在傍晚发出的香味十分奇异，像酒一样浓郁。麦尔根和阿芭哈退到一座土房子里。土房子被一片绿荫掩着不易被人察觉。他们气喘吁吁奔进屋后立即顶死了门。麦尔根背靠着门注视着阿芭哈。一颗子弹穿透木门如一只蚊子呻吟着钻进对面的土墙里。许久再没有枪声。

远处有战马欢愉的嘶鸣。麦尔根把最后两粒子弹装进枪膛里。阿芭哈静静地望着他。麦尔根缓缓将枪举起，对准阿芭哈的胸口。阿芭哈露出神秘的微笑。那微笑如九月的枫叶一般灿烂。

麦尔根刚毅的面庞凝固着最后的从容和男人的冷静。麦尔根对阿芭哈说：他们不会放过你的，我不愿意让你受到一丝羞辱和玷污，让我们一同奔天国去吧！阿芭哈依然微笑，点点头说：无论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下地狱或者是上天堂。麦尔根的手颤抖了一下。一群鸟飞在昏暗的天空上如一团疾驰而过的云彩。黑母狗这时走出了草丛正在撒尿。麦尔根在一瞬间觉得坚硬的心房被什么东西撞得粉碎。他突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仅仅说了一句快随我来。

灰色的野鸽子掠过布满鱼鳞般云絮的天空，撞进了夕阳的血泊里。成熟的野罌粟果爆裂开来，无数的籽散落到土地里。蜕了躯壳的蛾子飞向了不可知的苍穹。阿芭哈跪在麦尔根身旁将他的身体放平。黑狗在怯怯地吠叫。阿芭哈轻轻掰开麦尔根的手指头。她发现麦尔根的五指修长白皙美丽。她从他的手中取过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心房。她说我就来麦尔根等着我……

我说过我是整个事件的目击者。我忽然觉得阿芭哈不应该死，她应该活下去。我一步窜上去抢过她手里的枪。她用美丽的眼睛愕然地看着我。这时门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撞开了。

萨盖尔带着手下人闯进了屋子里。地点是在房子后面的野罌粟地里。萨盖尔拎小鸡一样挟着阿芭哈走入了那一片白茫茫的野罌粟地里。暮霭如血。晚风掠来，罌粟花战栗不已。我听见那边传来阿芭哈的一声尖叫。阿芭哈自始至终十分驯服一点也没反抗。我像一条走投无路的野狗跑来跑去。我听见我喉咙里滚出一团团野兽似的号叫。白马队在打扫战场。桑塔老爹的小马架子仍在冒烟。七月的夜晚有许多美丽的星星缀在天空，还有浓烈的艾蒿味儿在飘散。我看见在石崖顶上黑母狗蹲踞着如石雕一般，它忽然引颈长嚎如苍狼一样。我接着看见桑塔老爹也出现在石崖上，他奇怪地将一只胳膊举起来再放不下。他依然坐在竹筐里宛如跪在圣垫上。这时我第一次注意到那片罌粟地十分辽阔，一片茫茫的白罌粟花如一层柔滑流动的霜雪。

那是一个很奇异的夜晚。那样的夜晚无论出现什么奇迹都是正常的。一瞬间月亮变黑了。月亮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黑洞，我觉得自己立刻要被那黑洞彻底吮吸进去。后来我才弄明白那不过是一次月全食。可是无法解释的是月全食之后月亮突然比平时格外明亮，无论是远方的山峦还是近处的树木都依稀可辨。我看见阿芭哈从白罌粟地里走出来。阿芭哈走出罌粟地的情景简直像一幅画。多少年来，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她走出罌粟丛的画面就知道我这一辈子仅仅是为了那一个画面而活着，我现在记下这个故事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阿芭哈走出白罌粟地时全身笼着奇异的红光。那时太阳已经沉落。白色的罌粟花在一瞬间变成了淡淡的红色。她从我身边走过却并不看我。她头发和身上沾满了罌粟花的花瓣。我轻轻唤了她的名字她似乎一点也没听见。花瓣被碾碎如泥浆粘在她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我从未闻到过的奇香。她走得很慢几乎看不到她的步子在移动。我跟着她穿过一片丛林翻过一道土岗。我们来到那条依然默默流淌的小河旁。阿芭哈一言不发脱下了袍子全裸着走进了河水里。她的白皙的大腿上流淌着一股黑色的液体。她用清凉的河水洗那液体。河水顿时变

成了惨淡的紫色。从河上游漂泊来许多白色的罌粟花瓣。花瓣经过阿芭哈身旁时也变成了紫红色。从那时起，所有的罌粟花在我眼里都是红色，热辣辣地刺眼。

那夜山谷深处有一只狼在嚎，一直嚎到天亮，声音悲戚委婉，听着揪心。

再一次见到桑塔老爹是在一个清丽的早晨。桑塔老爹的头从罌粟丛中露出来。天气好得让人想哭。罌粟花在一夜之间全部凋零了。无数的灰绿色的烟疙瘩亭亭玉立。黑母狗如狐狸般轻捷地跃起来，在罌粟地上画了一道漂亮的弧线，落下去隐没在灰绿丛中。桑塔老爹极严肃极认真地用锋利的竹片将罌粟果割得千疮百孔。下午，他架起一口锅，开始熬制那些收集来的半凝固的浆液。整整一夜，他都守在火堆旁。忽明忽暗的火光在他干瘪枯瘦的脸上闪跳着。那一年秋天，桑塔老爹就是这样沉默着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他守在火堆旁犹如一尊具有神灵之气的泥塑。而阿芭哈则总像个夜游神出入于那片凋败的野罌粟地中。

降雪的时候桑塔老爹修复了那座已经坍塌的小马架房子。阿芭哈捡了几堆干牛粪。我们三个人住在一块儿，如三个哑巴极少说话。每天傍晚桑塔老爹将土炉灶烧得通红。热流冲荡着我的身心。我知道春天就快来了。桑塔老爹在每天黄昏时用他忧郁的嗓子唱歌。那时候他的双目分外明亮，炯炯有神。他唱的是几支最古老的民歌，大都是关于爱情和复仇的内容。他唱歌时阿芭哈可以凝坐在那儿整整一夜一动不动。桑塔老爹的歌凶猛而固执地撞击着小马架房子使它摇摇欲坠。我甚至能听到那歌声肆无忌惮地在雪谷里奔驰着撕裂着挣扎着。那个寒冷的季节对我们来说仅仅意味着苦难与忧伤。

我注意到有许多天桑塔老爹与阿芭哈在低声谈着什么。他们的神色十分严峻，他们似乎被一件神圣的事业所激动，在交谈时总伴着长时间的缄默。终于有一天，桑塔老爹从一个鲜红的木匣子中取出他精心熬制的罌粟浆汁的结晶体——一粒粒乌黑油亮的药丸。老爹在制药时还放进了其他毒药，他是按一张秘方严格配制的。他把这些剧毒药丸放在阿芭哈面前，用冷峻的目光盯着阿芭哈。阿芭哈迟疑了许久，慢慢伸出手去，抓起了最小的那粒药丸。药丸最小的

如同籽粒，最大的约同鸡蛋。毒性也由轻而重。她把最小的那粒药丸放在手心，端详片刻，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小心翼翼放在唇边。她用湿润的唇轻轻磨蹭着药丸。桑塔老爹用赞许的目光鼓励她。她反复地重复着这一个动作。后来她伸出舌尖去舔那药丸。她的舌尖如花蛇的舌芯子一般灵巧敏捷地舒卷自如。我知道毒汁正往她的舌头和双唇里渗透。春天到来的时候，阿芭哈已经舔完了五粒药丸。桑塔老爹又把更大的一粒交给了她。罂粟药发挥了它奇妙的作用。阿芭哈变得令人不可思议：她的皮肤粉白细腻，如用凝脂做成；她的双目具有勾魂摄魄的魅力，如两汪盈盈波动的春水；她的头发变成褐红色，如火焰一样燃烧。桑塔老爹被自己创造出的奇迹所陶醉，痴迷癫狂地围着她转，口中嘟囔着一种近似咒语的声音。我觉得那个春天充满了躁动与不安。

阿芭哈在那个春天复活了，但她浑身上下充满了毒气。她的美丽举世无双，但却是一种邪恶之美。她越来越年轻，浑身上下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有一天桑塔老爹牵来一只小羊羔。那羊羔白得如一团雪，眼睛蓝得像宝石。阿芭哈接过羊羔，轻轻对它吹了口气，须臾之间，可怜的小羊羔浑身痉挛，抽搐着死去了。桑塔老爹高兴得发狂。他开始了他的第二步工作——他在一个大木缸里灌满了泉水，然后从山谷的山崖下面捉回来十几条花蛇。我知道那都是些毒蛇，只要被它们咬一口，任何人都会在一顿饭的工夫里死去。桑塔老爹把花蛇扔在大木缸里让它们在泉水里游来游去，搅起一团团水花儿。十天后，饥饿的毒蛇们发出一串串“咝咝”的声音，开始互相撕咬。木缸里发出的响动让人心惊胆战。木缸是放在一块平展翠绿的草地上的，远远望去颇像是绿地毯上的祭台。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我看见桑塔老爹帮着阿芭哈脱光了身上的衣服。阿芭哈全裸着慢慢向大木缸走去。我看见她身上的肌肤闪烁着太阳般柔和的光泽，她的红头发在早晨晴朗的天空上缓缓飘逸着，她浑身的曲线为清晨的太阳勾勒出一个美丽的轮廓。她走到大木缸前，双手扳住木缸的边沿，然后如幻似梦地跃入大木缸里。大木缸里发出疯狂的响动。一股股水花溅出木缸外。有两条花蛇如飞鱼般跃起来，身躯在空中扭了几道漂亮的弯弧，便

倏地沉了下去。阿芭哈将整个身子慢慢浸泡到木缸里，似乎木缸底部有一股奇异的吸力将她拽入缸里。最后，阿芭哈全部沉入到木缸里。在她的头没入缸的一瞬间，我看见她的脸上凝固着明亮的微笑。我听见大木缸里的骚动愈加剧烈。我浑身抖成一团，以为阿芭哈此刻肯定已被毒蛇撕咬得血肉模糊。在附近，桑塔老爹又像狼一样仰首长嚎。然后又像跳兔一样跳来蹦去。

阿芭哈在大木缸里一共泡了七天。当她若无其事地爬出木缸时我和桑塔老爹便疯一般地迎上去。她始终那样亲切温柔地微笑着，十分迷人。看见她，我心头感到一阵剧痛。她愈加妩媚娇柔，也愈加邪恶残酷。在那一瞬间我身体又往上长高了一点。我能觉出自己的骨骼和血肉在那时伸展开了，如橡胶一样柔韧。

桑塔老爹急切地用斧子凿破了大木缸。木缸破了很大的一个洞，泉水和花蛇一块儿流了出来。泉水依然那么清亮，而那十几条毒蛇却如松软的草绳一样瘫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我过去仔细一看，发现它们已没有一条活着。

阿芭哈向草地的一端走去。她走到一棵白桦树下。白桦树宛如她的身体一样修长美丽，树冠上刚刚复苏不久的嫩叶在阳光下舒展着，显示着生命的活力。她张开双臂将白桦树轻轻搂住。她与白桦树极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仅仅几秒钟，她离开了白桦树。我们一同站在白桦树下仰头望着树冠——须臾之间，那些嫩叶开始枯萎，纷纷飘落，树干变成铅黑色，如烧焦一般。

完成了！桑塔老爹像是激动地喃喃自语，又像在宣告：全完成了！你身上的毒素可以杀死任何一个和你亲近的人。去吧，我的孩子，去找你的仇人，让他死在你温柔的怀抱里……

我记得那年夏天的罂粟花儿格外鲜红，朵朵滴血。

下 篇

我说过我不是一个小侏儒，而是一个没有长高的孩子。当我活到一百岁时肯定能长到一米七〇的个头。我写下这个我曾经历过的故事完全是因为一位作家。

在那个夏天，我和阿芭哈离开了罌粟谷，奔波在辽阔的草原上。离开山谷时我们听见了桑塔老爹的歌声为我们送行。那苍老的忧郁的歌声似幽魂一样尾随着我们，永远摆脱不掉。复仇和爱情是古歌里永恒的内容，没有一个人不谙悉这些古歌的内容，它的曲式和那种深切的忧郁充满了异域的情调，它是在咏叹那些不死的灵魂。

我们赶着古老而笨重的牛车走了三天两夜，穿越了最荒芜的草原，到达了一座小镇。

那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小镇上洋溢着和平的气氛。人们都沉浸在安居乐业的梦幻里。在小镇的街上经常能看到一些醉鬼，他们卷曲的亚麻色头发里藏满了污垢。有时还能看见盛装的女人坐着马车招摇过市。她们脸上总是浮现着宽容而高贵的笑容，美丽的眼睛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淫荡的光芒。她们管每一个

人甚至马和骡子都要生硬地喊一声“哈拉少！”镇上的人们也毕恭毕敬地称她们为“老大嫂”，马和骡子见了她们也格外温存。在这座小镇上盖起了一座漂亮的教堂，由一位不知来自何方的神甫主持做弥撒。有十二位天真可爱的小女孩自愿到教堂去唱赞美诗。总之，那时候人们都觉得格外幸福。

小镇上的人们最值得自豪的是他们有一位出色的镇长。镇长在战争中就已名声赫赫，他带着白马队纵横驰骋，功勋卓著。在人们的盛传中他越来越完美，成为众口皆碑的神话般的传奇人物。他的形象已成为所有男人所效仿的楷模。

我们的木轮车一驶进小镇就引起人们的注意。阿芭哈端坐在车上，头上罩着一块黑纱。她的美丽透过黑纱辐射四方，人们隐约看得见黑纱里朦胧而灿烂的微笑。几个正在给马打烙印的男人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专注地盯着坐在车上的阿芭哈。阿芭哈挑衅似的掀开面纱向他们投去妩媚的眼波。我看见那几个男人触电似的呆住了，像被灿烂的太阳刺痛了眼睛满脸苍白。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还在傻呵呵地张望。一个男人在张望时将手里灼热的烙铁打在另一个男人的屁股上。

几天后，阿芭哈在小镇的舞会上露面。那是镇长为了欢送几位即将远行的白俄“老大嫂”而举行的盛大舞会。阿芭哈的出现使舞会骤然骚动，正在跳舞的人们把目光齐刷刷集中在她身上。阿芭哈穿一件黑斗篷，颇长的脖子和脸庞被映衬得洁如寒雪，分外娇艳。阿芭哈旁若无人昂然而入，脱下斗篷交给我。她从从容容坐下，神态如公主般高贵。我则像跟随公主的侍从。一阵阵惊叹声从四周传来。这时，我看见了全镇上最重要的头面人物——萨盖尔镇长。他全然不是几年前当白马队头领时那威风凛凛的模样，身上的凶悍骁勇已经荡然无存。他穿着淡灰色的毛毕叽服装，留着背头，下面是马裤和马靴。他的神态宁静而慈祥。他依然那么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他身边有一位漂亮的女人，大约是他的夫人，典型的东方脸型。女人拉着一个约有五岁的长睫毛的小女孩，大约是他们的女儿。他与夫人一直在殷勤地招呼客人。当他看到阿芭哈时，浑身上下忽然僵硬，脸色苍白，目光迷离，魂不守舍。

整个舞会上阿芭哈一直端坐着不动，每一个跳舞的人都感到芒针在背。后来阿芭哈走到萨盖尔面前问：可以和你跳舞吗？萨盖尔望着她噤然无声。他的妻子在一旁用狐疑的目光盯着他们。阿芭哈轻蔑地笑了一下：你五年前的勇气呢？跳舞的人们都停了下来，望着他们。阿芭哈不再理睬萨盖尔镇长，独自一人走到舞场中间，随着快节奏的音乐独舞起来。她跳得很疯狂，有点儿像恰恰舞，又有点像吉卜赛舞，其实那是我们民族特有的舞蹈，里面跳的是“跑跳步”和“晃悠步”，还有粗犷奔放的“跺步”。阿芭哈的腰肢扭得像水波，每个手势每个眼神儿都有挑逗的意味。全场一片阒静，人人屏气敛声。我注意到萨盖尔依然陷在痴呆中，神情恍惚地盯着阿芭哈。我这时才猛然意识到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要来临。

我们在小镇上住了十天。这十天足以让小镇上所有的男人神魂颠倒。阿芭哈在各种公开的场合抛头露面，她的公开身份是浪迹天涯的流浪艺人，但谁也不知道她身怀何等绝技。起码有十几个行为不轨的男人盯上了她。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回住处的路上被三个男人截住。阿芭哈并不反抗，依次搂着三个男人接吻。不一会儿，那三个男人就都瘫死在地上。第二天早晨，小镇街头出现的三具男尸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萨盖尔镇长亲自来到现场侦察，也未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最后只得不了了之。后来又陆陆续续有男人不明不白地死了，引起了小镇上人们的更大恐慌。镇上的女人们很自然地把这件事与阿芭哈联系起来，认定她是一个专门迷惑男人的女巫，男人的死亡肯定与她有关。有的人说他们甚至于看见那妖女在和男人们肆无忌惮地接吻。许多女人开始把丈夫锁在屋里。小镇上自发地掀起了一个“藏丈夫运动”。我们被愤怒的女人们驱赶出了小镇。

我和阿芭哈返回了罌粟谷。我们在穿越漫漫的荒原时赶上了雨季。绵绵细雨使荒原上遍地泥泞，十分难走，车子的木轮常常陷进烂泥里。驾车的白牛费了好大力气才将车子拉出来。我们回到山谷那天天空初霁，天空大地山岗都被雨水洗得干净明亮。桑塔老爹在山谷口迎接我们。黑母狗万分亲热地围着我们摇头摆尾。桑塔老爹用疑问的目光望着阿芭哈。她点点头自信地说：他肯定会